

跨界女畫家 萱寧 藝術世界逆光飛行

跨界別女性藝術家萱寧年少時的回憶像一顆不斷侵蝕健康的毒瘤，牢牢封鎖着她不可被觸碰的痛苦，十餘年來她跌跌撞撞直到走出人生的暗夜，才終於攢足勇氣回望過去，決心用繪畫、音樂、詩歌釋放自己。假如遇到和自己一樣曾心傷累累的觀眾，萱寧想藉今次個展「The Inferno」，告訴他或她，你並非孤單一個，最耀眼的光芒閃爍在黑暗之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倩



萱寧引領觀眾一同踏足黑暗再逐漸擺脫恐懼與悲傷的追擊。趙倩攝

萱寧
萱寧是香港少有的女性「跨界別藝術家」，作為音樂家及創作歌手曾於香港、韓國、中國內地等地表演，所推出音樂專輯包括《Seoulful》、《A Taste of Life》及2015年親自監製的最新個人大碟《The Inferno》；而作為畫家，萱寧2004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藝術系，現於香港大學修讀表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多次在香港、中國內地、韓國及美國紐約等國家及地區舉行個展及聯展。作品亦曾於奧沙畫廊、安全口、深圳T6藝術區、火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及首爾Sup Gallery多地展出。

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7月19日
地點：中環新世界大廈chi art space



萱寧將自己的痛苦具象化變成一件件藝術品。趙倩攝



創作時的萱寧。

為培養本地藝術家及策展人，K11 Art Foundation日前推出了香港藝術家系列展。2016下半年將有三位策展人攜手藝術家在中環CHI ART SPACE舉辦四場以「既遠且近」為主題的系列展覽。四個藝術展中，僅打頭炮的「The Inferno」不受策展人護航，跨界藝術家萱寧，既是作品提供者，又是展覽策劃人，她巧妙地將展廳間隔為大小不一的走道與房間，置入近五年來所繪製的畫作及與個人生命歷程緊密相連的各式擺件，循循善誘，引領觀眾走入她曾苦苦掙扎的黑暗森林，再一同找回愛與生活的勇氣，衝破迷霧飛向光明。

初因黑暗世界

一襲黑色蕾絲長裙將優雅而略帶憂傷的萱寧包裹，她靜靜站在展覽入口處，將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The Inferno』的創作理念源自一本書。五年前，我即將為人母，為了孕育新生命，迎接孩子的到來，大多數時間都在家中休養。某天偶然發現一本很久很久前購買的《神曲》。」翻開書頁，但丁所描述的地獄景象與少女萱寧過往的經歷相互重疊，一同浮現在這位準媽媽眼前。「我根本不敢相信一本14世紀的意大利詩集，竟然可以如此詳盡地描繪出我所走過的黑暗歲月。」閱讀的過程中，萱寧一直無法抑制地全身顫抖，並打定主意，未來一定要用自己擅長的藝術形式來回應此書。

說完這番話，萱寧揭開入口處的幕布，示意記者隨她進入展覽的第一環節。那是一條幽暗而狹長的過道，盡頭處「站著」一面舊式長鏡，由於缺乏照明，在高處煤油燈微弱的光源下，鏡中的影像模糊難辨。萱寧說那就是她最初被黑暗籠罩的感覺，「我的世界彷彿被關上了門，一片漆黑。痛苦一點一點在體內堆積。站在鏡子前，我甚至不認識自己。」談及此處，我們的旅程牽引人悄悄停頓以平復自身情緒，然後盡可能平靜地說：「我有一對健康且活力十足的雙胞胎兄弟，與他們的關係非常親密。可二人卻在我六七歲時開始變得躁狂、憤怒、暴力，最終精神失常。父母、其餘的姐妹還有我，共同目睹了這場災難性的劇變。」

化身黑鳥逃避現實

為了親身體驗「病態」的精神世界，萱寧曾偷服雙胞胎控制病情的藥物。當晚她躺在床上，心跳不斷加快直到靈魂衝出體外，懸浮於半空，萱寧首次明白什麼是靈魂出竅。與此同時，她亦意識到，自己的親人原來每晚均需受此煎熬。展覽第二部分的牆面被粉刷成偏灰的暗綠色，一地創木，兩草枯枝，牆上掛著刻有翅膀的原木，藝術家營造出原始而虛幻的氛圍來還原回憶的倒影。至於為何偏愛在木頭上作畫，萱寧這樣回答：「木刻是單刀直入的。我家附近被各類植被包圍，林木修剪師為了路人的安全會定期修剪大樹的枝椏。」把一截截的荔枝木帶回家，鋸成大小不一的尺



萱寧作品《Resurrection de L'oiseau》。趙倩攝



「The Inferno」部分展覽。

萱寧喜歡以原木作為繪畫載體，因為鋸木的過程可以調動全身感官並釋放消極情緒。趙倩攝



寸，身水身汗勞作式的創作需要作者投入大量的體力，而白哲文弱的萱寧卻享受全身感官被調動的過程，因為釋放情緒之餘，亦能明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離開朦朧的暗影，痛苦具象起來，萱寧化身黑鳥飛入所繪畫面，臥於雪地或草席之上。筋疲力竭的黑鳥象徵的正是自我鬥爭中疲憊不堪的創作人。「21歲的我曾企圖用酒精麻醉自己，天真地以為酒精能減少恐懼。但事與願違，生活變得愈來愈糟糕，酒飲得越多，心裡就越壓抑。起初酒精所帶來的幻覺確實可以騙過大腦，令你以為有所好轉。然而，慢慢地它吞噬你的肉體以及靈魂。很長一段時間我迷失在憤怒、嫉妒、仇恨等消極的情緒中，抗爭的方法就是繪畫，當顏料在畫板上凝結，內部的驚恐、痛楚也黏附並停留在畫面表層。」萱寧回憶道。於是我們在展覽的第三至第五部分，既能看到血色顏料下如脈搏般湧動直擊心扉大開大合的怨憤，也能見到寧靜夜晚山腳下氣力消竭的鳥兒。

重生後的「既遠且近」

雖然藝術可以幫助萱寧驅散部分苦楚，但最終使她走出陰霾的卻是其腹中之子。現在的萱寧已滴酒不沾，她知道即使心中的創傷並非能在短時間內徹底痊癒，但必須鼓起勇氣正視自己的過去。因為生活從來不可能只向你展示幸福快樂的一面，真正的成熟即直面傷害，仍回饋以愛。從此萱寧與畫中的黑鳥分離，她把這個過程形容為一次透徹的自我淨化，並說：「自從戒酒以後，我發現自己一路向前。今次展覽為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自己的機會，在回顧的過程中，得到了不少曾經無法理解的答案。」

萱寧首次用音樂與繪畫去分享自己的故事時，曾設置「互動環節」方便觀眾用紙筆去記錄當下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部分觀眾竟受到感動一筆一畫留下了最私密的軼事。創作者與觀眾之間彷彿形成了個結構鬆散的「互助小組」，互相坦誠心底最真實的情緒。萱寧非常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既遠且近」的連結，因此今次策展時亦沿用了留言部分，期待再次像「樹洞」一樣——默默傾聽。而K11 Art Foundation創辦人兼名譽主席鄭志剛則表示，雖未必如萱寧遊走於兩極，但每個人處於各人生階段喜愛、信念、精神狀態均具有天淵之別，這就是個體間「既遠且近」的聯繫。

嶺南畫派薪火相傳 高劍父弟子黎明廣州舉辦畫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當代國畫名家、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黎明目前正於廣州十香園舉辦「十香雅韻·嶺南一脈——黎明從藝77年藝術展」。黎明自11歲開始跟隨高劍父學畫，是嶺南畫派創始人之一高劍父目前唯一在世的傳人。據悉，本次展覽展期至7月16日。

黎明1929年出生於澳門，1940年師從高劍父學畫，是高劍父晚年親自教導的得意傳人和助手。作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他精於花鳥、工於山水、長於工筆、善於寫意，作品雄奇博大，彩墨雙輝，洋溢著生機勃勃的氣息和高亢昂揚的風格。77年來，黎明一直堅守在嶺南畫壇中，在香港培養了大批藝術人才。1996年，黎明在香港發起成立香港春潮畫會，致力於弘揚嶺南畫派優良傳統，20年來，春潮畫會培養了大批藝術人才。13年前，黎明和夫人黃詠賢以個人名義

在廣州美術學院設立中國畫獎學金，每年資助優秀學生。黎明表示，希望把恩師的精神薪火相傳，給年輕藝術家一點鼓勵。年輕學子關係著嶺南畫學發展的未來，是推動嶺南畫學發揚光大的關鍵——這是設立該獎學金的初衷和意義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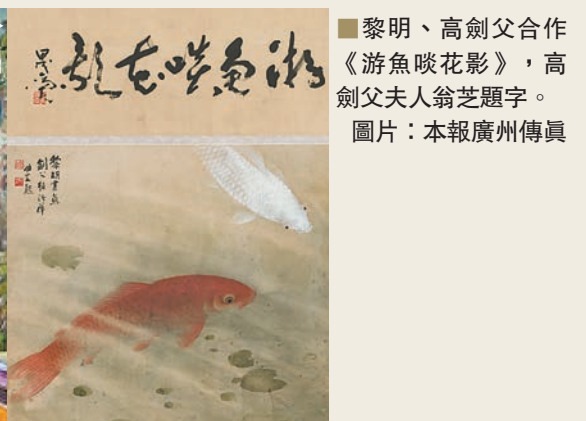
談及老師高劍父對自己的主要影響，黎明說，「77年前，高劍父先生悉心教導我學習中國畫，對我是莫大的鼓勵」。黎明告訴記者，11歲開始跟隨高劍父老師學畫，跟隨他的十幾年，每天畫畫我都在他身邊，學到最重要的是做人，藝術家不能只為了作品賣錢，更重要的是傳承藝術。

聊到目前嶺南畫派的傳承發展狀態，黎明認為，整體上在弘揚嶺南藝術方面做得很好。在外界看來，嶺南畫派在中國內地和海外發展有所不同。縱觀國內，由於中國的藝術教育迅速發展，很多藝術院校中

的教師來自全國各地。比如說，廣州美術學院在全國非常有名，其學術淵源可以追溯到高劍父老師創辦的南中美術專科學校和廣州市立藝專。現在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同樣來自五湖四海。再加上，中國這些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巨大發展，嶺南畫派在中國內地變化很大，和傳統的嶺南畫派的走向有所不同。放眼國外，嶺南畫派發展得更好，比如在美國從事中國畫的人，並沒有考慮什麼派別，大部分入學的就是嶺南



黎明在畫展前特捐贈兩幅畫作給十香園。胡若璋攝



黎明、高劍父合作《游魚啖花影》，高劍父夫人翁芝題字。圖片：本報廣州傳真

畫派的技法，美國嶺南畫派的傳承已經到了第七、八代。因此，嶺南畫派在國內外的藝術方向是不同的。

黎明繼續說，實際上，嶺南畫派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體，是一個整體。從歷史上看，嶺南畫派的發展不僅受到西洋的影響，還受到印度、伊朗、日本等亞洲國家的影響。所以，展望嶺南畫派當下的發展，大家一定要明確，不是只有某一個老師的風格，不是只有一條道路，大家都走出更寬的藝術道路。

〈彩泥蒙娜麗莎〉首現香港 顛覆觀眾想像

奧地利藝術團體 Gelitin 1990 年代中誕生於維也納，成員 Ali Janka、Florian Reither、Tobias Urban、Wolfgang Gantner 性格各不相同。由於四人都重視關係美學，均同意以全新視角來感受藝術，並將觀者視為創作的核心，所以二十年的合作中默契無間。日前，Gelitin 四位成員齊赴香港舉辦他們迄今為止亞洲地區最全面的藝術展「Gelatin Gelitin Gelintin」。作為小型回顧展，「Gelatin Gelitin Gelintin」集中展示了 Gelitin 由成立至今各個不同階段各具特色的作品，既包括代表作《蒙娜麗莎》、《掉落的雕塑》系列，亦涵蓋最近發行的紀錄片《無論 Gelitin 發生什麼》。

在文藝復興巨匠達·文西所繪製的著名肖像畫《蒙娜麗莎》中，略帶憂傷的女子嘴角潛藏一抹內斂而神秘的微笑。而 Gelitin 的四位藝術家卻用自己俏皮率真的創作風格顛覆藝術愛好者的記憶。他們用彩泥混合而成的「蒙娜麗莎」面目模糊，唯一可以被辨認的五官是一高

一低的兩隻綠色眼睛，雖然畫面所呈現的主角怪誕且帶有童心未泯的稚氣，與原作形象大不相同，但這個在文化符號上「搞搞震」的系列創作卻在 2008 年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首次亮相時深受觀眾喜愛。

而「掉落的雕塑」以其名預告了雕塑的最終命運。即將《掉落的雕塑》被安置於定製的基架上，一旦基架底部的橫樑被踩中，「雕塑」就會掉落在地上，作品直白的名稱消解了「掉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令觀眾懷揣著「弄壞就要買下來」的忐忑心情，反思人與藝術品價值之間的關係。壓軸作品《無論 Gelitin 發生什麼》則是一連串短片，記錄了藝術家們最異想天開的幾件行為作品，其中包括 Gelitin 2000 年 3 月拆下了紐約世貿中心第 91 層一扇窗戶，在原地自建陽台的全過程，四人破格而新奇的作品為觀眾認識及思考藝術及社會提供的非同尋常的特殊視角。



Gelitin 作品《Untitled》。

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8月20日
地點：中環干諾道中50號17樓貝浩登畫廊

文：趙倩

好去處：

「Art-It」夏季聚會 反轉攝影創作關係

今晚香港當代藝術基金會（HOCA）將於上環荷李活道163號舉辦兩個月一次的「Art-It」夏季聚會，為藝術創作者及喜歡藝術的市民提供交流平台。是次聚會中，對「手作」或被拍攝感興趣的市民可加入意大利年輕攝影師及藝術總監—Lorenza Brancadoro 目前正在創作的項目「Identities」。Brancadoro 出生於意大利，18歲移居香港後展開自己的藝術生涯。她深受達達主義及新媒體的啟發，希望透過概念攝影及藝術導向，突破藝術與設計之間的界限。本次活動中 Brancadoro 會先為參加者拍照，用便攜式打印機列印出來，然後再邀請參與者一起在照片上進行創作如：繪畫、剪切、移除。這些互動創作將和「Identities」中的其餘作品一起，就攝影師如何表達拍攝對象身份提出批判性問題。



Brancadoro 經再創作的人像攝影。

日期：2016年7月12日
地點：Bibo - 上環荷李活道163號地下
時間：19:00至21:00
文：趙倩